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海遊記
第二十一回 走西鄉巧遇報恩人 吞金鏢逼作含貞鬼

詩曰： 年少身為一島君，新婚況有五釵裙。

忠肝不改偏朝貢，孝意難忘是葬墳。

豈肯圖安貪快樂，要思涉險歷艱辛。

山中那用風吹引，自作無心出岫云。

苗主獨回葬墳，月英送襯衣道：「此衣縫金珠在內，便於取用。」苗主交瓊芳理國，不用從人。自到紫岩島，見住房封著。管城子在店裡教兩徒作筆。一個是吳明兒子吳信，一個是新改業的居安。苗主告知管城子別後諸事。管城子道：「雖為苗主，究竟是私來，官正拿你。且藏在我家，我替你作墳葬時去臨穴。」居安報鑿清叫瘦羊來拿。吳明叫吳信通信，管城子叫苗主到金沙島暫避，臨葬再來。

苗主不及取鋪蓋，登舟渡洋，天晚大風，只得登岸，欲投宿。店人家都閉門。只一牆寫安寓客商，苗主敲門，一女子開門道：「我家不開店了，客人有幾位？」苗主道：「只單身。」女子道：「此乃金沙島，西鄉別無旅店，只一人留你罷。但母親要錢多。」苗主應允，女子稟母，引苗主入坐。問道：「你聲音是紫岩人，可認得徐公子璧人？」苗主道：「問他則甚？」女子道：「我先父渡洋覆舟，幸公子救養，贈銀開店，今父故歇店。」苗主道：「你父可是張信？我便姓徐。」女子再拜，問：「鋪蓋何在？」苗主道：「只說一舟可到，那知遇風。」女子道：「金沙客店不留無被的人，奴有布與棉替恩人縫一牀。」苗主道：「聽你算價便了。」女子取被鋪好，道：「這被是奴乾淨的，請睡。」女子在燈下縫被，苗主和衣而臥，天明被成。女子燒湯來，道：「老母昨晚已睡，今要見恩人。」老婦人來道：「無以報恩，小女銀杏，願送為妾。」苗主道：「金沙回時再商。」在衣中取一金鏢為房錢被價，老婦人收入。復出道：「小女說房錢被價都不要，若與他的便收了。」

苗主到金沙住一小庵，傳方施藥。那臧居華聞苗主渡洋，乘舟緝訪到西鄉。聞有美少年在張婆店宿一夜。臧居華也去宿，張婆辭不開店。臧居華道：「有人住過，房錢照算便了。」看見銀杏，問老婦道：「你女可有人家？」張婆道：「昨許送徐公子為妾。」臧居華道：「三百兩賣與我罷。」取元寶作定銀，寫契。張婆貪財，尋人寫三百兩身契與臧居華。銀杏不允，叫張婆速退。臧居華道：「退不道，由我便往金沙去。」時吳廉作金沙府，臧居華要差同來要人，銀杏吞金鏢而死。臧居華復去對吳廉道：「無人，須追回身價，如不足，將房封抵。」吳廉出，差追出元寶，又封房子抵二百五十兩。張婆受騙，見人財兩空，投洋而死。正是：

貪財送卻親生女，